

新唐書

卷一百二十五之
一百二十五

涵芬樓
影印

新唐書

120-125

15

新唐書

120-125

15

唐書卷一百二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福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擯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

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旣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

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

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
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
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軔繼
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
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
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
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
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
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

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

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
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
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
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竇州
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
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畏曰此
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狀物色其人承
嘉卽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暉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
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
執奏彥範等未訊卽誅恐爲讎家誣覈請遣御史按實

卿裴談請卽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灤州
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
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
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
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
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卽縛曳竹槎上肉盡杖
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卽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
二百戶還其子孫諡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東
之恕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
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已太子

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籍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

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不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者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勾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臺城令彥範弟立範官

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髽州不能効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虛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

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卽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溫號州閩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

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

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
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
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
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
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
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
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
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
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
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
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
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
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
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
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
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
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
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

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暉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
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
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
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
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
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
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
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

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暉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